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九

史職類

萬曆疏鈔卷九

史職類

懇乞聖明申飭史職以光新政疏

張位翰林院編脩　萬曆元年八月

臣聞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明臣經世之蹟炳然移於後觀歷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祖宗時尚設起居注官故聖政記日曆諸書以映烈孔彰允為昭代啓佑之典後因詳定史職以翰林脩撰編脩檢討專任紀載之事而起居注遂罷今國史之

員雖設其名存其實廢久矣以衛員冀備僚見先朝
政事不過隱括章疏之存者紀之若非出於詔令形
諸建白則記者以無遠而略遠者以不知而遺中間
精神脈絡每有不相聯貫致使聖代鴻猷茂烈鬱而
未章非所以媲前徽而光後範也舊聞史氏中亦有
隨所覩記暗疏之者因事無專責往往中輟紀載既
失其職徒令野史流傳淆亂失眞甚亡謂也況不值
纂脩則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循名責實其將謂何玆
事關係不細舉世知之以為宜復久矣恭遇聖曆更

新明良會合凡典學勤政都俞儆戒盛美之事有不見於章疏而爲中外傳誦者甚多紀載無徵誠爲缺典夫當職而不能舉守官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以臣愚見今不必大爲更張別創名秩第令見在諸臣日輪數人直史館候有明旨及朝講召對宮禁遊習凡一言一行爲師保大臣所及知者謹據其聞敬紀之其各衙門所奏所行大事關白內閣者亦據緣由紀其節畧俱俟閣臣裁定藏之秘府以備參考且今之史官亦以備講論弼直之選

者也學古而未通今奚以待用誠使之曰有見聞明
習國家政體異時備顧問皆大事不患無其人天下
事不知甚[illegible]而安之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移無難
逡巡莫肯先發欲何待也臣竊憂之不特此一事爲
然伏乞勅下閣部大臣計議如果臣言可采事體無
礙特賜斟酌施行則盛美傳而國典備職業脩而人
才儲於治道未必無補萬一矣

循史職脩缺典以昭祖宗心事以隆繼述大孝

疏　王祖嫡　國子監司業　萬曆十六年三月

臣竊惟國之有史猶家之有乘非詳之難而不失其眞之爲難也曷謂詳纖巨靡遺幽顯畢具敘述周悉揚推該贍是也曷謂眞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繪事者不能以愛憎易其貌猶編年者不能以好惡汶其實是也我　太祖肇建區夏　列聖纘承大統赫烈鴻猷咸載實錄光昭日月巍乎典謨信非三代以來所敢望矣顧臣至愚極陋竊有疑而未安者建文之革

除景泰之附錄也是二者臣嘗詢之父老考之載籍大抵皆齊東野人之語而金匱石室之藏又非草茅所能窺測茲嘗備員史局獲與重脩會典又蒙 皇上嘉俞輔臣之請爰命儒臣類編訓錄臣亦供役以故歷朝寶訓實錄副本咸獲莊誦曩疑二事始知本末愈所不安敢陳膚見不避煩瑣惟 皇上留神採納焉 臣之疑革除何也 高皇帝艱難百戰奄有天下挈神器而付之建文立嫡之大經也 文皇帝際時艱危興兵靖難挈神器而定之高廟濟變之微權

也鍾簴不移文代頓没此何說哉臣愚竊謂建文紀年有不可泯者五焉自古大無道之君天人共棄聞革其命矣未聞革其年也豈惟用存殷鑒亦以實不可罔爾師曰靖難明非復讐胡爲遣蕭海內外已奉之正朔使之如死灰逝水也哉此其不可一也聞之長老靖難之臣覬覦茅土日夜搆建文之過非成祖本心也尋甫平定即已幡然感悟是故鄙孛實獨無封事之對諭吏部不忘舊惡之旨榜文條例旋即除毁文武職官仍依具秩斯心也堯舜之心也革除

之議惟三十五年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所易政令條章悉復舊制今年稱三十五年而已說者謂當時之臣逢迎爲此後世不察遂謂　成祖獨斷人莫敢言飾過君父使親親之心鬱而弗白此其不可二也或謂革除而後臣下亦屢以爲言而卒不可行者　成祖靖難定鼎功同再造如不革除則師疑無名如成祖之心何是大不然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　太祖之視成祖建文同一子孫也今日之視　太祖成祖同一　祖宗也不革除謂不能仰體

成祖心必革除其爲仰體　太祖心乎天下有迹異
而道同者武王伐紂夷齊叩馬不相悖也書靖難所
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紀建文在位之實
而亦何悖之有矧成祖謨烈昭垂豈以革除顯不革
除晦哉此其不可三也國史野史上下並傳往往信
野史而疑國史何也毋亦以國史多諱而不敢盡書
或涉謏墓索米不若求之野耳不知紀言紀動闡見
自真誠擅三長足信萬世惟史失其職故稗官虞初
售其欺爾夫年既革除事必散逸今紀建文事無慮

數十家謬誤相承至有不忍讀者逞其雌黃遂淆朱紫此豈細故也哉此其不可四也所革除者不過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建文云爾不知天下惟史不可誣吾卽不爲建文紀年立史或遠而千萬禩之後孰知今日之爲得也此其不可五也夫以勢則不能革除以理則不可革除以情則不忍革除以事則不必革除而顧莫之議此臣之所未解也臣之疑附錄何也睿皇帝赫怒整旅雖曰失計然非遊獵也　景皇帝監國正位雖曰寡恩然爲社稷也名異兩朝事總一

錄又何說哉臣愚竊謂景泰之錄不可附者亦有五
焉臣伏讀成化十一年十二月 憲宗純皇帝勑廷
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及寢
疾之時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舉去帝號先帝
尋知誣罔深懷悔恨以次抵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即
舉正朕嗣大統於茲一紀間以帝號之復質諸聖母
亦曰此先帝本心宜即舉行朕祗服慈訓用成先志
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尊謚會議以聞嗚呼
既加恭仁康定之尊謚而不去廢帝郕戾之舊名則

後背拂此其不可一也　臣嘗反覆錄中凡涉問安奉迎俱爲裁抑每切憤歎繼聞之耆舊又未盡然蓋編摩者承望云爾當時于謙王文之獄固已曰不如此則事出無名吁加人以惡侈已之功在是非未定之時無恠也茲何時也而尚附也此其不可二也詩於兄弟戒勿相猶謂弟薄而兄效之也　景皇帝之薄臣不敢曲爲之解　英宗始雖惑於讒搆終竟懷乎悔恨故　憲宗之勑廷臣一則曰先帝本心一則曰用成先志茲錄尚附不知者謂英宗猶之而不敢改

沒虞舜親愛之意倍漢文粟布之譏此其不可三也自古中興之君與創業埒少康光武毋論已晉元宋高豈眞有勘定之績徒以皇皇之際收拾人心稍能立國故雖江右臨安蕞爾一隅作史者不得不與之社稷爲重也景皇帝翠渙傾否外攘內修北狩迴鑾神州如故七年之烈曾不得如晉元宋高之例後世謂何此其不可四也自編年之義起史家相承莫渝所以明歲時嚴統系也是故僭僞附偏閏附夷狄附大義也兹景皇帝之錄而從附謂之外以景泰之事

而黍之正統天順之間謂之淆此其不可五也夫景泰之忠臣皆天順改元所謂奸邪也修錄者誠正之而不從至於景皇帝顧從之而弗正此亦臣之所未解也自古有為之君每恨無臣有臣矣每恨無時蓋勢有難兼機有難値非偶然也茲聖神在宥慨然志二帝三王之道丞弼卿二迄於庶秩莫不慶幸際逢惄思樹立而又斥堠煙消雀符風靜雖水旱為災荒湯不免耕淯賑恤自可輯寧臣不敢為豫大豐亨之說取媚獻諛竊以為有君有臣而又有時未有如今

言者也當此之際凡可以舉廢救偏興利除害靡所不講靡所不行至於前陳二者顧視為當然目為迂濶而莫之議處 臣所以感激流涕不能[illegible]言也 臣又覆讀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恭上兩宮聖母徽號詔書內一款曰革除年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用之之語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

或即附本處名賢祠宇歲時致祭其墳墓苗裔有
存者厚加䘏錄大哉王言而 太祖高皇帝之孫
成祖文皇帝之親姪臨御四年別無他過乃不得援
其臣之例以慰其魂於幽壤豈惟 陛下之心未安
太祖之心未安恐 成祖之心亦未安者矣若夫景
泰錄於例於情自當釐正特未有言者故因仍未改
雖於革除事體稍有不同均之史職之攸關熙朝之
缺典不可使後之讀史者憤恨痛惜於千載全盛之
時也抑臣斯議懷之十年辛巳壬午常兩白輔臣俱

以意見齟齬阻閣莫達今又荏苒數年矣桑榆之景
漸逼狗馬之病日侵一旦流先朝露不惟上負先帝
儲養與 陛下器使大恩亦且下負所學抱恨終古
伏乞 陛下憐臣十載之孤忠察臣一得之末議勑
下該部虛心會議斷自聖衷復建文位號如成化十
一年十二月事例仍付史館將四年事蹟修輯爲錄
凡野史不經之說盡爲毀棄其景泰自爲一錄削郕
戾舊名正統天順承接弗紊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我
成祖英宗不宿恭藏之盛德以慰我 太祖 一源

本之公忠以彰我　皇上善繼善述之大孝其所關繫信非耶小而臣愚濫竽詞垣茫無寸補亦可少效涓埃於萬一矣臣不勝隕越懇切之至

恭請聖明勅儒臣開書局纂輯本朝正史以垂萬世疏　陳于陛 禮部尚書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

臣竊誦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爲國之舩車雲而載王德恢國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夫史以徵往詔來垂法著誠即止古先代之書猶當網絡遺墜采掇精要以弘鑒觀之益況昭代之史祖宗昭爲謨訓列聖奉爲渠矱百官遵爲法守萬世率爲憲所關繫國家治體甚重顧使冊牘未備於

編摩文獻莫覩其彙評斯非職禁近司筆槖者之責哉臣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蹟朝家大政各自爲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爲近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卽所稱采百司奏對事實爲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爲起居類次而潤色之爲日曆修而成之爲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者是巳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眞宗祥符間王旦

等撰進太宗兩朝政史爲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仁宗英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輯錄 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禆帝學之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攺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爲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實錄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洪惟 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

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只依倣
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
至於　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
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册誥臣工之論議文
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
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
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畧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
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刱特起之難何者
國家制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瓊函鏤之尚方播在

寰㝢者焜燿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書爲文獻議可備正史采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臣本膚學見聞寡陋畧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記昭代典則孤樹裒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叅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燕對宣召視草宸章等錄更加采輯藻潤即可以爲　列聖大紀帝系宗譜有玉牒公侯緍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叅以吾

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內閣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加考訂增益卽可以爲累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漕河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廣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周咨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叅以衍義補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官四夷北虜諸考述卽可以爲國家諸大志實錄中

有后妃事蹟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
難功臣鉄拳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紀殿閣詞
林記琬琰錄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
采摭於搴國志即可以爲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
浩瀚未經裒聚檃括茫無統紀是以歷代久虛之典
必須　聖明在上力爲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舉藝
文總一流畧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眞千載一時也
臣愚伏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曆之長將綿
萬禩　聖祖躬造而躋御最久　列聖纘紹而謨烈

重光以是禮樂規摹明備閎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愼
揆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鐘書帛之賢不可勝載
今且二百三十年全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卽在冊府
麟臺之上未得盡觀杜撰遺勒之一家者又皆管闚
蠡測之談未可徵信逐使　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
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
景鑠宣國美於無疆哉此其當修者一我　皇上祗
繹舊章宮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
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錄則緘藏甚閟而卷帙太多會

典則條目雖詳而謨議未具具即使九重乙夜欲亟讀一朝之書蒐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熟究一事之初終尤苦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為編事自為志人自為傳一檢閱而綱條燦然指歸備具可以輔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者二方今人文彌盛秘閣藏書故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收采綴葺穿貫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浸遲板刻湮墜卷帙散脫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瓘所嘆即有立言之士起任編

摩之責疎畧抵捂秉筆安據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家乘雖可補正史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陬草澤剽襲見聞曲學宵人私騁胷臆覽之若瑰異可喜而於事實茫無根據者尚賴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月旦不爽亥豕輿輊才幸無誤竊恐耆舊漸彫後進駕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當修者四 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書或請給於內府或歛借於士紳計日可以取具郎有事體闕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

辦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為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尊藏　皇史宬不敢輕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即可給筆札於蘭臺羣官僚於禁署議定規程刻晷成書　臣愚以為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為先請將郊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與夫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政刑法河渠四夷之類畧分為二十餘目修輯成書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為要務志成之

日即宜共恭纂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列女之傳隨修完者即以進呈大都起於開國之初至隆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詹同等纂日曆成請更輯聖政爲分四十類自敬天以至蠻夷名曰　皇明寶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寶訓近日閣臣奉旨纂訓錄類編亦分四十類始創業艱難終飭武御夷已經進呈恐尚未備宜倣此一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以恭御恭備九

重燕閒之覽御文華臨講日儒臣得以執帙進讀如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　聖祖神宗之豐功峻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不朽豈非我　皇明之丕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表志傳之史　祖宗嘗令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之册起者臣惟　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專官列聖纘承謹修實錄藏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望之後來而不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業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況聖天子靈承萬年之

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爲乎臣考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爲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時距漢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兩朝一修至眞宗合三朝一修仁英兩朝一修神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證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抄謄累朝實錄各一部於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國家大事文書悉行收貯以備異月纂修一代全史之用此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嘗議及也或

又疑國史藏在禁闥非人可得觀世所得傳者　臣以
爲今實錄之書士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不
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襃貶懼生嫌怨耳若
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於國家大政
正當使臣工察究熟習寧須藏秘今請書成之日或
止以大政諸志鏤版頒示諸司自於紀傳多留副禁
閣其正本仍尊藏匱室以存焚草之意亦未爲不可
也　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　皇上睿精問
學於四子六籍歷代史要講繹幾徧乃先朝所未嘗

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方今政府名儒皆秉如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昔先臣何塘言內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月受俸錢月支廩食在朝廷似爲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說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可效勞者猶可諉也仍茲一代鉅典久闕不圖草創未聞汗青何日臣竊抱區區忠懇冐昧以聞伏望

皇上垂察芻言以爲可行乞下內閣會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實錄抄謄次議命官分局受事編纂期以數年之間

完此鉅典于以闡　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鑠之
觀斯亦　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
輯軍國事殷以此爲非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
安草創之辰尚能啓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
在旦雅頌充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　臣愚無任瀝
悃披忱惶悚待命之至

館職簡授宜精史局纂修宜竟伏祈聖明勑行以隆太平疏

汪若霖禮科右給事中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竊惟國家掄材妙選莫如庶常經世鴻裁率由史筆是故儲大任於將來闡休烈於既往此國運所以汙昭帝王之要務也臣忝在禮垣扼腕有目謹直陳之蓋祖宗時道重作人義取顧問於是選庶吉士諸臣而教習之彬彬文質名碩輩出蓋甚盛矣自後館臣堅踞入相之路以故人懷倖心衆多躁志廟堂之上

淵勝形分每當閣試品評率以人情高下情賄者遂溢格而濫收勢孤者竟抑本而甘棄或調停並用則兩人之內彼此去留等官爵於市販或操縱獨持則一人之身忽出忽入戲毀譽如嬰兒士氣旣灰人心滋險苟非豪傑鮮克撐持此邇來宰揆重臣爲 皇上用人之大較也 臣竊惑焉今散館逾期竢命有日輔臣朱賡方將剪拂前非昭宣公道顧一門之桃李維均而同室之戈矛漸起流傳道路殊駭聽聞伏乞天語叮嚀速行甄別寧約毋濫寧執勿徇蓋累朝舊

制毋選亦二十餘輩所當選僅七八人夫以一科而
論合諸一甲苟得十人則三十年之通可得百人不
啻足矣況乎因材而用平則不爭温良有度者當爲
啓沃之資端毅不回者開以諫諍之路概南北以爲
量稽淑慝之所終 臣所謂館職簡授宜精也蓋 祖
宗朝稽古定官恢煌制作於是有修撰編檢諸臣史
職代有編摩聖政寶訓等書則燦然矣而自後史局
寖成浮寄之區謨烈鮮揚僅遵實錄起居有注第纔
報章甚爲剷落忠直之言傳會奸人之事而國家典

制海宇傳宣反借資於他曹之管蠡取信於野叟之
雖黃夫司馬世職懼廢漢文班氏移藏猶干國憲是
知責有所在豈得付之悠悠往者大學士陳于陛疏
修正史條畫甚明奉旨編研業有端緒而于陛既歿
同列懵成遂使九重懿舉委於半塗列聖芳猷厄其
全璧臣竊傷之今諸臣槀篋尚可搜尋一代網羅寧
終漫漶如以事難究竟則晉室王導尤勑史於偏安
藉曰議好紛紜則虎觀異同尚抉微於大漢維今一
統昭明之世可無萬年文獻之徵伏乞申命閣臣特

行修舉重開石室載集蘭臺首編年日昔之體次紀表志傳之文嚴直筆以定大猷括遺草而終勝事若夫冗銜可減公餼勿奢役非艱於創興業可垂於不朽臣所謂史局纂修宜竟也夫斯兩者其說似迂其事似緩顧臣切歎國家既未能以非常之典枚卜求賢則今日館翰之臣皆將來宰輔之任若始進既壞後用安期端人亦亂意於風波儉士乃周身於營窟耳目非故前後相師望之左右疑丞安得夔龍伊召故有竊威以擅植又或托巽以竊權悞國迷邦從來

者漸是以愼簡舘臣即以豫擇相國榮懷杌捏恒必
由之其効遠而甚大史者皇王之脉絡邦國之典刑
古人嘗借喻於車船後世毋奉之爲著鑑故曰有國
之主不知春秋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由
茲以覲可容曠闕夫以本朝臣子修昭代典章　祖
宗精意既可推求理亂大綱即堪印證况今流俗敗
壞清議閼窮固有忠臣隱節正類孤操奸邪或得志
於一朝頑鄙有甘心於衆口尚需一字褒貶可爲千
載勸懲助刑賞之未周留廉恥於既滅葢域中有三

大權而史居一焉其道嚴而甚尊臣故曰兩者國運所以汙昭帝王之要務也臣職掌攸關草野自矢幸當皇上崇儒右文之日萬世一時伏望畧垂睿覽特賜施行臣愚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罷館選以議公舉定館額以杜濫進疏

孫善繼 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臣惟國朝設官尤重翰林之職所以掌絲綸備顧問充校儲預宮寮之選養公輔之器其職最難稱其入最難得也　祖宗朝嚴於防奸廣於求賢選入翰林者不拘內外官員惟才是取楊文貞以審理入黃文簡以中書入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以主事入及躋鼎鉉預機務卒能鎮定危疑消弭釁孽內戢外寧佐成治平之理自權相用事輕變祖法限定翰林官

必用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一途而考選庶吉士又不論其人品心術才識器量何如率多引用私人溷濁中秘如近日陳之龍狠愎被逐大貽士林之羞竊恐濫竽是職者不獨一陳之龍已也又翰林官陞轉必占內閣且題吏部不得關其事亦不許吏部擬陞外職又占定禮部堂上官以明優閑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以參典選其餘內外衙門雖有文學才猷如楊文貞輩禁不得增入惟翰林一衙門不論賢不肖槩令優游養俸計日待遷魚貫而卧揆席若

挨貢然又曷惑乎調燮無術啓沃罔聞相業日畢國步日蹙也臣 觀今之館員濫觴已極總計見在與在籍不下百員無論編檢卽坊局中擾擾濟濟無從着足處矣若再考選庶吉士將冗員日增薰蕕並載恐非所以清儒林重揆路也請自今議定額數某直某省該翰林若干員見在溢於額外者聽其陸續請告縮於額內者卽行議補其議補大約昉推吏部司官之法除一甲進士照舊授翰林職其餘候某直省有缺就於某直省不拘內外官員但有才猷歷練公忠

體國廣識人才旁通典故者從公於相應另議推補
至三品而止不當者聽科道劾奏又與科道吏部衙
門一體推陞年例如是則選擇精矣臣又聞祖宗
朝如楊文襄以翰林官出為提學楊文敏為太常卿
金文靖為通政使尹文和為戶部侍郎之四臣者相
業赫奕爵為名臣後進之士能如四臣亦可已矣何
必林守直廬親呫嗶為本業覬慕吏禮據清要為榮
觀哉請自今翰林官除坊局外挨資以原官兼攝各
省提學事必歲考一週方許轉坊未歷提學與未週

歲考者不得躐轉一以綱羅眞才一以經歷吏事夫提學清秩監司不薄亦非輕褻館閣之體何不可行也至於坊局以上亦不妨於六曹堂上相應員缺推補於以裁決案牘明習庶務異日入閣辦事無論天官水衡刑名禮樂錢穀甲兵俱是身履目涉者處置條擬必中機宜而厭人心有不追明良之盛奏蕩平之理者臣不信也臣觀今日擬推閣臣負中外之望者以非翰林不得用用者又未免於人言甲可乙否紛如聚訟揆厥所由敝正在此故欲極閣臣之選莫若

精擇翰林而預爲之地欲精擇翰林而預爲之地莫若遵祖制以廣闢進賢之路賢路既闢衆正無遺必有文學政事識量兼優之士如楊文貞輩出而參贊密勿共襄化理 皇上法祖用人之道兩得之矣臣感時觸事謹竭一得之愚請備 皇上他日枚卜之助顧臣之末議乃國家之利非閣臣之願也蓋閣臣操擬翰林官之權則後輩多席其衣鉢與典庶吉士之選則新進又續其支流眼前門墻桃李或緣以養私交身後子孫膺叙將藉以託遺事一旦罷庶吉士

之選定公舉之制黜陟俱由吏部而內閣無與焉此權相之所大不便而非所望於今日之秉國者也伏乞皇上鑒臣朴忠特賜省覽勑下九卿科道參酌今昔令議停妥條請上裁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館選鉅典須求可繼懇乞聖明特勅閣部大臣遵行舊制力挽人情以防末流以重詞林疏

翁憲祥 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

臣惟國家中秘之選儲養人才秩號清華事關鴻鉅大典固不可廢格定制尤不容意更夫惟持之以大公守之以畫一然後可久行無敝也竊查 祖宗時選館之舉間亦停輟至 皇上萬曆癸未以迄於今數科皆選業著為令詞林之臣濟濟盛矣顧諸凡事體始猶嚴慎而後漸通融大臣不力於主持人情日

趨於岐路乃有種種敝習屢經指摘近日臺省諸臣觸事建言欲并館選而罷之夫亦有激也　皇上留意人才漁須明旨照常考選德意甚盛但臣愚見謂有一二事宜亟應申飭者夫事莫重於儲相則選取當公地莫嚴於闕廷則法紀當肅乃聞向來選館人數或可預定及至考試不能动悲即倩書傳遞等弊往往有之萬一倖獲輿論譁然如辛丑項鼎鉉事豈不大辱盛舉臣以爲當事大臣必矢心天日務秉至公考時嚴加防範取舍一憑尺幅俾夤緣者抑而恬

靜者伸虛聲者退而實學者進然後鉅典有光也 臣
故以爲試規宜飭也翰林坊局雖云不甚定員亦宜
稍有限制而欲爲限制即當慎重於考選之時試查
近來壬辰乙未二科俱十八人止耳自乙未到今又
經幾番考選從茲以後益難數計若不限有常額隨
意加增安所底極合無及今定議必以十八人爲率
其省直所選人數亦查照往例勿得偏枯然後人心
可服也 臣 故以爲選額宜定也國家用人入而儲養
出而敭歷隨地自効寧分低昂查得會典所載每科

留數甚嚴即 皇上歷科如甲戌停考丁丑選二十八人然先後僅留十一人庚辰停考癸未選二十八人然先後僅留十二人丙戌選二十一人僅留八人比時人各安分嚚競俱忘惟自丙戌以來緊主多留留者愈多孰甘居後且聞平日考試名次間亦不甚憑准於是有奔趨徑竇同類擠排世道人心皆堪扼腕謂宜自今以後查照會典止留三分之一即有續補者亦將一科留數總爲計算勿使踰額其分授科道及各部司屬悉遵 祖制毋如近年變例部曹一

槩不行則嘉靖年間常有外除者未必盡無建豎何至以郎署為劣處皆薄之而不屑也大抵詞章之高下未足以槩人品一時之官職未可以定勲名當事者盡捐曲顧體面之心與選者勿操越分營求之念然後士習可端也臣故以為留用宜慎也館臣職在筆札三年考校例不容曠且散館之時必一齊在任方可分別授職是以自來除憂制外絕少托疾引避者查丙戌之前間有請告必係眞病又或以會試榜首例准必留載職者原非尋人考房臣定非有所規

避也若近年考校未幾每郎引疾其强健無恙人人知之其慮同省人數相妨幾倖日後亦人人知之則眞巧於擇官矣請宜自今以後閣臣與教習大臣力主三年之間不許托疾有托疾者起補之日不妨明白示裁然後僥倖可抑也臣故以爲規避宜禁也夫臣所舉各款不敢創爲異說第以申飭舊規葢臣妄謂當今之世各衙門事體每有不守國法而輕徇人情不尋故實而輙行己意即如選館一節衆議紛紜特由法無畫一人情無已慾滋奬實致以國家儲才

重典反為論議之端亦可惜矣今遇　聖明獨斷不復停格尤在大臣奉行者力障狂瀾痛湔宿弊庶將來免於指摘法可經久舉行不然則末流太濫事勢窮極又將復議更張非可繼之道也臣待罪該科不敢緘默當選館届期循職陳瀆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再加查議如臣言可採酌量覆請施行其于大典亦或有補云

萬曆疏鈔卷十

言路類

萬曆疏鈔卷十

言路類

乾剛獨斷寓內廓清乞及時分别邪正廣開言路疏　陳希美 南京兵部郎中 萬曆十一年閏二月

臣聞言者國家之血脉一日不可使之壅蔽傳曰興王賞諫臣又曰庶人謗於道凡以言貢於治理爲至急也頃見已故大學士張居正輔佐　陛下越今十年矣曾不能以佐命著勳而旋自塗敗如言官之所指何也臣嘗求之居正志欲有爲才亦能爲惟學術

不明性質剛愎執政來徒成其專權怙寵之私而不
能以濟正大光明之業耳其最所為蠹者乃在於阻
塞言路引用姦邪一切以法把持天下使天下之情
扞格而不通天下之勢譬之病癱形體狀貌非不具
存而元精內耗神氣銷鑠日就尫羸而不可捄藥此
則居正蠹國之大也幸 陛下英斷除姦致理世道
一清臣竊痛言路一節大為居正所壞恐病根深痼
未易卒拔為累不小復冒昧為 陛下陳之唯 陛
下詳擇宋臣歐陽修有言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

官得言之是諫官之權與宰相等今之居是職者亦
孰不知自愛重哉乃居正秉國專一猜忌押闔以箝
天下之口在居正之心不過箝天下使不敢言然後
已得以專權而自恣而不知天下之人心遂因是以
大壞下不能自持是故其間特立獨行者固有望風
希旨者不無其敝也無論苟祿抑且妬賢如原任禮
部侍郎王錫爵文章氣節卓冠一時止因議喪與居
正不合言官遂毛舉怪誕以中傷之原任操江都御
史張岳省垣藩臬歷著賢聲止因上疏勸居正奔喪

居正銜之言官遂裴誣鏹贖以汙衊之原任戶部侍郎胡執禮巡撫江南吏畏民懷止因舉刺拂居正意指兄弟居言官者遂交章而排擠之原任工部侍郎陸光祖贊直慷慨夙負時名止因規箴居正過激總憲遂嗾言官以恭論之數年間臣見諸臣月惴惴焉居正逢迎報復之不暇尚安望其明目張膽為陛下發一策斥一邪以佐中興之烈哉敗世途趨向壞士人心術至不可詰臣故曰居正蠹國之罪大也推原其故猶在於任用之不得人耳夫言路官[illegible][illegible]之

糾繩言官中有年深者在科曰掌科在道曰掌道以
言官之標的也乃居正所任用者其南京大有可嗤
臣得習見而言之彼原任光祿寺少卿今丁憂王篆
今任南京尚寶司卿林應訓是居正之所任以掌南
京科道者也之二臣者狡險側媚陰結黨與已被顯
斥權臣王篆同功一體之人也留都根本重地距
陛下輦轂遜遠前此科道之任謂比北猶重蓋清議
素持百司憚服自居正以二臣居之二臣一切舉動
惟居正之私意是伺傷善敗法留都側目不復知有

衙門之風紀矣人皆曰王蔚林應訓殆居正之科道
而非　陛下之科道也其在衙門如蔚且無論其他
即居正逆喪一事臣竊謂彼本心雖昧猶畏科道之
議其後縱　陛下爲宗社而留之科道官持綱常以
諍之誰曰不宜蔚受篆竊指知居正有戀位之心匪
惟不諍又從而奮疏保留之至科道矛盾所不恤也
臣竊歎居正之相業猶未至於盡可訾而獨此一事
冐萬世之清議而無辭者王蔚輩誤之也是王蔚者
非惟負　陛下抑亦居正之罪人也如應訓且無論

其他應訓以言為職臣請以應訓之言言之御史郭惟賢見南京鹽政敝壞上疏請戶部差司屬一員同掌誠得直指釐姦之體也應訓銜其妨已乃面質曰何不商確遂悻悻不相能惟賢首批龍鱗特疏起用建言諸臣吳中行鄒元標等誠清朝鳴鳳之選也應訓惡其有妨居正抵死回互力肆詆訴比惟賢奉旨落職大非笑曰此事好做我當先為之矣何待彼耶臣聞而竊恥之掌道者自不能言已矣而又禁人莫言是率闔衙門而為媕娿之地可乎他如監試則

壞 祖宗二百餘年科舉之法揀選編號中權臣王
篆之子以求媚管差則壞衙門二百餘年風憲之條
水利巡江至賁緣久戀以贖私留都之士莫不醜其
所爲而應訓猶居然曰我臺長也不至盡乎且居正
當國十年應訓即十年爲御史矣 臣不知其所爲振
臺綱而肅風紀者安在而得稱爲 陛下之臺吏乎
誠可唾矣 臣聞先正有言凡百閣朝廷乃天下之事
非一人一家之事也此臣之人臣韓琦范仲淹輩上
殿議事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最忠臣和衷之道

也况無臣堵者只至議事之論中懷姦邪即使議出於
公仁知之所見各一六科當事者主之諸臣得以參
酌而互正之自今從長計議不妨異同不然六科十
三道之設何爲哉若二臣論議不合不遂阿私即睚
眦同列陵轢異己必至擠陷斥逐而後已嗟乎豈爲
國之忠哉 臣嘗與二臣共事二臣之人品心術 臣知
之最眞其他行已狼籍之狀 臣不忍盡言以傷雅道
獨痛陛下言路數年來上爲居正所蔽下爲二臣所
玷當茲世道廓淸改絃易轍之後恐 陛下不復振

頻萬一今之掌科掌道者復效二臣之所爲則　陛
下雖有堯舜之志相臣雖有伊周之才而言路未清
正氣未揚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此臣之所以反覆
扼腕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　皇上垂察如果臣言
不謬下　臣章該部自今言路之選其始進也擇之精
其掌科掌道也責之重令居是職者大都以郭惟賢
朱鴻謨孟一脉等爲法如有犯顏敢諫忠讜自效者
雖一時逆鱗而公論旋定無論戍籍左遷品秩不至
相妨照郭惟賢事例並得題請召還原職以作敢言

之氣而不詘以王蔚林應訓爲戒如有結黨阿私狀
君蠹國者雖冒躐顯秩不必追論議處以辨邪媚之
風而不貸則言路之邪正一分而　陛下中興之大
業可覩矣　臣又聞之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
容　臣願　陛下之在今日即有逆耳和顏色而受之
言及廊廟則宰相待罪　臣願元輔大臣之在今日即
係風聞亦閉閣以謝之彼進言之心何尤哉　臣待罪
試職時曾上疏勸　陛下日御便殿召館閣公輔及
六部大臣面議政事然後付之中書政本總揆而行

竊以爲此兼聽並觀之道也又嘗勸 陛下清心寡
欲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親近宦官宮妾之時少竊
以爲此勵精圖治之樞也 陛下今日試一舉而行
之定志弘理 臣知 陛下之平天下不難也 臣冐昧
陳言不知者或謂 臣自落言職中懷鞅鞅不然 臣今
日藉陛下恩命業已拜郎官秩五品矣駕部之職夙
夜懍懍猶恐無當而奚必於言職乎或又曰言路言
開口論人臣小臣乃指臣已往之言官如此又不然
所謂言官之開口論人者無諸已而非諸人也憲綱

裝誣風憲之條臣知之　陛下試令二臣與臣面質
之臣誣揑乎抑二臣質之虛乎然則臣非敢指　陛下
之言官也指其人也爲其人之有負於官也臣忠憤
所激蓄積於衷遭時陳言不避觸忌懇乞　陛下采
擇施行如臣之言一語不實即斬臣頭懸之高竿以
爲欺誑君父紊亂朝政者之僇如臣不枉非爲二臣
今之言官誠宜雅尚風節不宜妄自菲薄以負　陛
下臣恐懼冒犯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遵祖制開言路以養士氣疏

沈思孝 南京太僕寺卿 萬曆十四年八月

臣待罪滁陽近接邸報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顧允成等因御史房寰連章極力攻詆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憤共矢精白為 皇上剖陳忠佞明辨是非夫三臣之言千萬人之公言也 皇上既洞察之俯俞之矣乃復以出位加罪褫其衣冠放之田里人心移惑士氣銷靡此邪正治忽所關其幾微其害太卒無一人為 皇上言者臣受恩最深圖

報靡所若徒畏權阿世不敢觸忌諱而緘默臣不忍
也臣聞之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重於
依違壅蔽則上下隔閡而忠良沮依違則朋比承望
而是非淆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有利國利民之事
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敷奏又大明律一款
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執至御前奏聞
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門但有阻當者鞫問
明白斬又臥碑一款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
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

之諸人毋得阻當蓋臺省之官專以言爲責而諸衙門自職官以至士庶亦不以言爲禁載在令甲昭若日星故民生利弊時政得失諫官言之庶官亦得言之大臣言之小臣亦得言之使天下無不當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而後聰明益啓幽隱畢達此　祖宗之制爲國家慮至深遠也夫何一二年間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譏察禁阻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束奔競等原可逃而反約束其讜言直諫教訓忠良

等語可也而反教訓其箝口緘唇此風一倡其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異日者萬一有權奸大孽機密重情 皇上將何自而聞之然則今所約束所教訓甚非社稷之利也夫海瑞清節峻猷廉頑激懦 皇上召之畝畝之間置之綱紀之地舉一人以風四方凡有血氣者莫不頌 皇上明聖顯忠旌直與二帝三王同符〻美也律瑞以中庸之道稍嫌其過責瑞以通達之材或非所長然必有聖之時

姦佞鬼者出焉而後得以折衷之裁成之耳後房寰者邪鄙之夫貪穢之行乃敢踞師儒之任大開賄賂之門校閱乖謬關節昭彰東南已共見聞非臣所宜指摘者大抵寰之與瑞如薰蕕異臭鴟鳳殊音不可同日語即四海之衆三尺之童能辨之而寰乃指正為邪變白為黑顛肆傾擠畧無忌憚一疏不已再疏必勝此輿情所共憤公論所大不平者顧允成等始入仕籍初受國恩遂能明目張膽披悃瀝誠於 皇上之前其心忠其辭直况慰留海瑞切責房寰 皇上

之旨亦既行顧允成等之言矣行其言而復罪其人也何哉夫臣下之進言與　皇上之聽言但問其言之是非而已如其非也雖寵眷宜罪何可以其有言責而曲貸也如其是也雖觸犯宜採何可以其無言職而加譴也盖盛世必廣求言之門而本朝原無出位之禁臣嘗歷稽掌故正統間歷事鄉舉士練綱上中興要務當時遂蒙　俞旨成化間初選庶吉士鄒智上祛邪直諫後世因之為名臣而觀政進士之建言者如成化七年虞瑊以史事奏成化二十二年湯鼐

元以星變奏及嘉靖初年張璁以議禮具疏凡此六
逞縷數皆進士之末我世宗並未聞以出位加罪也
今用顧允成等之言而故罪之又因顧允成等之罪
而槩禁之未審於　祖宗典章國家禁例果合乎否
也此臣之所以不容於無言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亦
當蒙出位之罪哉罪臣者不曰喜事則曰好名然使
舉朝俱不言事斯世盡不顧名將不知所底止矣臣
之喋喋非敢有毫髮徇私背公市恩沽譽之念天地
神明實鑒臨之伏乞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宸斷復

顧名成等冠帶仍照貲序選用務除壅蔽之習亟反依違之風庶人心不至邪僻士氣不至頹靡其有裨於邪正治忽之機者或不小也臣無任激切懇之至

諫官失職壅塞言路疏

李懋檜刑部員外 萬曆十五年七月

臣聞天下之理亂係言路之通塞恭惟我國家之制凡諸司百執事許直言無隱然猶恐其不言也於是諫官專任責成既置六科給事中復設十三道試御史蓋諸司百執事雖皆得言而亦可以不言科道官無所不當言而猶不敢言世稱科道官曰言官諫官然猶恐其不盡也輪直有日建白有牌稱職有賞不稱有罰此 祖宗設官之意蓋將以明目達聽照臨

萬國慮至深遠際此聖明之朝不宜以言爲諱大凡進言者其說未必皆是但其意亦欲得當以報主上即使盡屬好名亦何負於國家也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諸人無得以言而博名高而廟堂亦無務以法令箝天下之言斯爲上世極隆之景象也不謂近日有給事中邵庶因誠意伯之條陳而波及於言者已既不言又禁他人使不得言一時士類莫不搤腕唾嘆夫世延之言誠爲無當且朝奏疏而夕乞恩亦足羞者爲陛下猶念及元勳苗裔而容納之亦

不欲以一世延阻言路甚盛心也該科謂宜矜其愚
而畧其短不則看詳章奏疏事糸駁誰曰不可何乃
因噎廢食乘機排擠至併他衙門而槩禁之防人之
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以堯舜之聖而猶舍
已從人五臣九官濟濟相師都俞吁咈於一堂豈乏
嘉謨讜論而工瞽芻蕘猶然得獻其一得之愚今
皇上德符堯舜治效唐虞而邵庶不以禹臯陶之所
以事君者事其君將視　皇上為何如主乎今天下
民窮財盡所在饑饉山陝河南等處百姓流離僵尸

載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　陛下
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朝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
警於上加之風俗薄惡士庶驕橫輦轂之間子殺父
僕殺主旬日決罪囚者以數計人情乖離於下邵庶
以爲海內豈盡無可言羣臣可遂依違澒洞默默固
位而已乎當此之時縱　廟堂寤寐求言輔臣吐握
下士大小臣工盡忠補過尚且惟日不足奈之何惡
聞人言嫉之如讎而拒之於千里之外哉夫在廷之
臣其爲言官者十之二三而不爲言官者十之六七

言官不必皆智而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也無論往
事即如近年馮張交惡後與事恣其連章保留頌贊
稱美如秦臣陳三謨曹言曾士楚者比比而是乃請
劍折檻杖譴以去者果皆出於言官乎由斯以論人
非言官未可盡少也明矣果從庶言有如言官持祿
不交異愼觀望當言不言矣其他不職又必以言爲
禁天下幸然無事也則可脫有軍國重情安危頃刻
皇上又何從而知乎邵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
計之得此救五節經筵之所未有而我朝律令所未

載也讀刑官也律令其職掌也凡堂上官訓諭司屬
必以講讀律令爲首務臣伏覩大明律一款凡國家
政令得失軍民利害一切興利除害之事並從五軍
都督府六部官面奏區處又一款若百工技藝之人
應有可言之事亦有直至御前奏聞各衙門但有阻
當者鞫問明白斬欽此至如大明律會典及　皇祖
臥碑亦屢言之不置夫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
阻況諸司百執乎倘爲堂官者諄諄然以此訓諭所
屬屬官有不心非誚議乎卿堂官禁之所屬議之人

人隱忍苟容處處道路以目有不辱當時羞後世乎臣以爲 皇祖律令萬世所當遵守非諸臣所敢輕議也人臣食君之祿報君之恩惟知不負朝廷非堂官所能約束也我朝興賢使能欲其願忠而未嘗欲其不忠堂官以身率屬教之報主而不敢教其負主此古今之通誼也 臣所以輕冒出位之禁而不容自已者誠恐邵庶之言一出遠近聞者不察廟堂所以受言之意而猥以庶爲口實將使志士解體善言日壅至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畢其慮禍天下必自

庶始矣其所關係豈眇小哉臣愚以爲　皇上若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之罰伏乞　天語特加戒諭邵庶免究外以後但有失職妄言及當言不言者當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紀過重則劾處勑下吏部凡遇陞遷之期一一視其章疏有無多寡事體大小難易以爲殿最而　皇上又燭覲而坐照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自無可言出位之禁可省太平之效自臻矣

懇乞聖明公臺諫之選以清言路疏

吳達可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五年三月

臣備員言責奉命河東督理鹽政國課之盈縮商民之休戚固臣職之所當盡也吏治之汙隆人才之進退亦臣職之所當言也今之言吏治者更僕未易數矣詎不曰吏治之不脩由貪風之未息貪風之未息由舉劾之不嚴哉故懲貪導廉肅官常嚴舉劾之疏言者以爲要務聽者以爲訏謨當今治道誠莫切於是矣臣竊謂此特憲臣易舉之事而其本固有在也

維茲臺諫考選之際正言路通塞之機吏治興廢之本臣敢不仰體我　皇上敬天圖治察吏憂民之意而披瀝陳之哉國家設六科十三道司天子耳目之寄其責匪輕也君德之成敗臺諫得而匡弼之國是之可否臺諫得而駁正之官職之邪佞臺諫得而糾彈之甚不可以匪人比也顧其節在預植其氣在預養而鼓舞激勵之微權尤在始進遴選之時始進以正則言論莫不一歸於正矣始進以邪則言論莫不一歸於邪矣宋臣司馬光之舉諫官劄曰第一不愛

眞賢次識量借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可見臺諫之選固貴才尤貴品也固論識尤論志也光之評諫官郎所以定衡鑑也往哲班班姑無暇論先朝宣德間有居諫職數年宰相不識其面目欲一見而識之其培養士節如此相臣有容諫臣有執至今傳以為美談耳近世則寥寂無聞矣自權臣嚴嵩張居正柄政以來而言官之選類多出於私門而未必悉合乎公論用一人焉則逆計之曰是可以勢結者也他日必為我用者也舍一人焉則逆計之曰是難以情暱者也

他日必為我懟者也每遇選期紛紛籍籍非度其附已而援引多方即疑其異已而巧詆百出執政以此為愛憎部院以此為殿最而天子耳目之臣祇為私家樹黨之地耳是始進先不以正何望其正色立朝匡君德定國是而歷官邪也哉且夫人之情無所為而安意為善者此道德之士也千百人而僅見者也其次功名之士每以有所勸而與以有所遏而阻上之人風之斯下之人應之若富貴之士波流風靡不待言已道德之士既不常有而功名富貴易以移人

儻朝廷之考選或有未公則郡邑之吏視僥倖爲坦途以守正爲滯器視依附爲捷徑以直節爲荆榛有不樂趨於諂媚奔競之途哉諂媚奔競之風成何貪風之可息而吏治之能飭哉方今泰道亨嘉拔茅連茹固不至復蹈覆轍而否泰相尋幾所當慎邪正消長慮所當周茲行取內外臣工一時會集伏乞勅下部院從公考選以練達時務觀其才猶必以清貞節操觀其品以正言讜論觀其識尤必以忠誠勿欺觀其心譽言可採而務揆之正大之情如譽起於同

俗合汙察之可也毀言可聽而務質之公平之議如毀出於忌方媢直察之可也先據撫按之考覈參酌輿論之評品請自　聖心裁决無狥愛憎無較異同無憑私暱大臣常養諫官自重之節諫官常體大臣與善之心則言路清而士氣振豈無大節凜凜如先臣薛瑄周怡楊爵輩挺出於其間而魑魅魍魎技亦窮焉而無所試矣夫廟堂舉動四海具瞻天下郡邑吏聞選用多正人而屏斥皆邪枉有不望風嚮化易轍改絃競務廉直之行而恥納汙垢之流哉如是而

吏治不肅民生不遂天變不弭臣未之信也此固端本澄源之論而一時建白諸疏特未之及耳臣昔叨塵法從而以勤學之說進爲君德也今謬膺任使而以用人之說進爲言路也正所以飭吏治而安民生也至於寡嗜慾以保聖躬速綸音以彰聖度停織造以恤民財先後臣工論列已詳荷蒙皇上虛懷允納今亦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不勝惓惓待命之至

新議臺規不便遵行乞再加酌議以開言路疏

黄仁榮 南京廣西道御史 萬曆十七年八月

題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定向參論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而申飭南臺憲規奏奉　聖旨都察院既有相沿舊規兩京都著一體遵行王藩臣罰俸二箇月吏部知道欽此臣惟大臣當爲國家持大體不當與言官競小節御史辨論官邪故事不白臺長臺長無侵官御史無撓法此大體也若上疏公朝投揭私署邇來陋習耳即欲

沿以爲規御史偶失之不過小節罪不至參罰況大
明會典不載憲綱不列原非　祖宗舊制　皇上過
聽時來欲令一體遵行臣慮其開籍制之端啓壅蔽
之漸也況南北事體不同實有難於槩行者闗臣職
掌安敢嘿嘿不言我　祖宗設兩京都察院有都御
史有十三道御史都御史固得參論御史而御史亦
得彈射都御史均以論劾爲職與部寺堂屬不同臣
讀通志考見唐御史蕭至忠彈蘇味道贓汙貶官御
史大夫李承嘉詰諸御史因彈事不咨大夫可乎至

忠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比肩事主各自
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又
誰白哉御史之不白都御史由來舊矣臣又查得嘉
靖三年吏部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等劾張璁
條議大禮　肅皇帝謂張璁等所上留中未發安得
先知孟春時中等伏罪言璁先以私藁示人且有副
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　肅皇帝因戒通政司職
司封納何不嚴謹夫副本且當嚴謹則私藁又可先
報耶今年三月內都察院一本議覆人心不古等事

奉　旨極其嚴切凡章奏未有　明旨輒先傳寫者
不但罪及傳寫人役且并原奏官罷斥之夫未奉
明旨者既不得傳寫而未經　聖覽者又可投揭耶
肅皇帝之舊典　陛下之新命赫然具在誰敢故違
且投揭之不便者三不必者二近事可鑑者一御史
章疏　皇上尚未賜省都御史先得傳觀不敬莫大
乎是非獨臣等有所憚而不敢即都御史亦安敢當
之而不疑也一不便南都去闕下二千餘里往來遲
速之期預難計算非若北院朝進疏而夕達宸聽比

也一有傳播盲潋叢生二不便彈劾之疏非貪贓壞法則狥私植黨及生事害民之類驅逐豺狼常虞反噬語曰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又曰謀泄者事無功三不便御史風聞論人行止寸奪議覆於該部取裁於

聖斷即有未當御史身當其罪不及都御史也不必者一建白條陳不妨商確可否若論劾官員即有權貴爲勢所必避門生故吏爲情所必狥御史言之都御史將止之乎不必者二南道御史林可成論劾吏部侍郎徐顯卿不知顯卿從何得揭覩之大搜

齎疏之人三日不得又從通政司謀緩其事該司不從邇來章疏或至途中而追返或至闕下而不投總之私藁先傳可援而止此臣所謂可監也故會典止載凡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至於論列則不及之也前人豈智不逮此亦知其不便且不必也蕭至忠卑卑耳尚能堅執臺綱不肯關白卒之至忠劾罷祝欽明與承嘉等而剛正為一時所憚兩都御史為朝廷執三尺法豈肯以承嘉自待臣等雖至愚又敢自處至忠之

下哉雖然臣猶有深慨焉嘗覩胡世寧薦霍韜為都御史謂　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史與六卿皆同僚人情稔熟彈劾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於今非但不自彈劾且阻御史之彈劾矣今定向者時輩號為闡道者退背剔之院既極言以詆周之翰今總南院又借事以逐之詳臣疏據愛惜人才迹類排軋言官且今日之事非有大不可已者抵因周繼一二知厚急索疏稿不得耳激於人言輕形論列使後之挾私防口者借言於今之申明流禍之大

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時來既同總持之責宜有救正之言乃其持說益悖低昂伸抑之間不勝恣睢陵轢之意所謂不足而獎進之有餘而戢束之不知我祖宗設官之意果如斯否耶至於上下內外之分理益舛矣吏典之贊詞益窮矣總之一斥北臺之轉一急冢宰之推皆欲以風力受知而逞其志也 臣無容深論以傷雅道但揆揭參不可行揆揭不已勢必至於稟白稟白不已勢必至於阻抑阻抑不已勢必至於別有申救自今以往苟有大奸大惡爲都御史所欲黨

援者又誰爲之論列語曰縶騏驥之足而責其走千里縛賁育之手而望其敵萬人必不能也事體關係甚不小小臣所以寧忤臺長而不敢壞國家風紀伏乞勅下部院科道會議如 臣 言或有可采仍遵大明會典憲綱凡建言創行事理聽其商訂至於論劾照舊不相關白必欲存一一揭以備他日查考亦必奉有明旨之後方許送堂庶耳目不至壅蔽而風紀得以振揚矣 臣 之此疏仍未敢先臺長而後 皇上如蒙俯采 臣 言禁投私揭姑一罪 臣 以謝臺長罷斥不足

爲臣患罰治不足爲臣辱何也臣去臺綱存也臣辱
國體榮也臣實不勝幸甚

糾劾老悖大臣以勵世風以開言路疏

許弘綱 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六月

昨該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忿御史王藩臣參論撫臣周繼不投揭帖藉口錄用材賢等情參擬罰治業蒙 明旨下部議覆臣似可以無言顧職與看詳事當參駁愚衷有槩竊至致惜焉爲公論也爲臺體也爲定向生平也陳有年徐元太之才品方萬山王麟趾之章奏應聽部覆臣不敢論其事在目前者夫周繼之撫應天其僕僕更張惓惓節省原爲地方任事

即甚惡者安得没之乃若施為躁急舉動乖張不合人情不宜土俗即甚愛者又安得諱之御史據見聞而指摘朝廷原素望而議留要之各有攸當非若賢否倒置邪正混淆而嘵嘵煩別白也都御史督率臺臣亦率之以正耳若風聞言事固其職掌很云不當可否自有朝廷去留自有該部是非自有公評安得而盡箝其口況被論者瑕瑜具見而揣摩上意以示恩諭人者心迹自明而懷挾小嫌以排擠阻塞言路惶惑人心臣故深為公論惜也非專為一御史也定

何不嘗爲御史乎十三道於都御史有統無屬都御史不公不法各道得而糾劾之　祖宗良有深意若章奏先發後聞自是相沿情禮藩臣之發而不聞過迺然一言詰責悔謝不遑何至遽瀆　聖聽昔薛瑄爲御史輔臣欲一見之瑄執不往他日第從朝班中遥認之曰此薛御史也至今以爲美談藉令南臺有此等人都御史顧不愉快而稱其職耶竊恐此疏一行論人者懼不請教將來跋胡疐尾之事多而揚眉吐氣之人少矣近日世風患不剛方不患不柔巽近

日禮文患不簡古不患不周旋所幸一二老成挽回培植而反欲破觚爲圓椎剛爲脆堂堂柱史風采謂何 臣故深爲臺體惜也非敢爲一藩臣也定向爲人雅負時望當張居正營私植黨持衡以同鄉而嚼然不染 臣嘗想慕下風自謂不可及兹一疏也中宵平旦定向反觀果全出自天理乎抑客氣用事暗昧行私而良心終怍耶先是御史周之翰論劾尚書陸光祖定向時爲副都御史訟言反劾之翰幸而獲售而今又來奪昇矣 工部尚書臣行年望七峩冠皓首列豸

環聽乃羞惡是非不曾理會得了四十年來徒講學身心受用幾何　臣故深爲定向惜也又不暇論其疏之行不行也伏乞幷下該部俯察公評叅詳典故御史論劾巡撫堂官應否不候　明旨徑自阻撓御史失禮堂官是否不公不法合當叅治儻憲綱所無而輿論未協也則乞勅諭定向剛正率人中和繕性勿以依阿損望勿以老耄忘嚴庶十三道得以張膽論人而都御史風裁自肅其何弁髦之虞哉

明職掌以開言路疏

王孟煦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九月

臣待罪該科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定向一本為自劾不職祈賜罷免仍乞錄用材賢申飭臺綱以重風紀事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大都定向所論蓋深責御史王藩臣不當言撫臣周繼因及方萬山不當言陳有年王麟趾不當言徐元太 臣讀之不任駭異竊以 祖宗設兩京臺諫之官所以箴王闕糾官邪廣視聽於四方職至重也而兩臺又設都

御史以總之所以表率臺臣主持國憲作之以風裁意氣而勿使流於巽懦阿諛之歸任尤鉅也故為御史者憂其緘默不言而不憂其敢言為都御史者責御史以所不言而不咀其所得言御史敢言於下都御史作其敢言於上天下大治政不隔矣夫藩臣等之論其當與否在朝廷已有處分 臣不敢喋喋但風聞奏事言官之職掌宜爾而欲使之無言乎非盛世之所宜有也往者部屬言事已有 明旨諭各部堂上官嚴行禁止謂其出位也而藩臣等亦可稱出位

乎都御史職提督十三道御史然非若部堂之於郎署者比也而可禁止其言乎即都御史但有不法爲御史者猶得言之無論撫臣巳今不當言者禁之而不言而當言者又苛責之俾不得展布將必欲人人熟習於畏首畏尾箝口結舌使聰明日蔽是非莫辨而後可乎此非臣之所敢知也即如今前給事中李沂幸其戇愚之性狂言犯上我皇上猶然不即加斧鉞之誅但責之罷之而巳而一時自輔臣以下極力救沂者不下數十疏此豈爲一沂哉所以伸士氣

而廣言路也今藩臣等之論撫臣視沂之犯　皇上其輕重奚啻什伯哉乃　皇上能容指摘君父之科臣而定向又非愚於此也定向嘗奉旨劾御史陳揚善參王事劉以漁之事矣其於以漁則示罰揚善則否若曰欲以全言官之體也夫揚善與藩臣等同一言官耳揚善當全其體藩臣獨不當全其體歟論小臣當全其體論大臣獨不當全其體歟何言出一人之口而自相矛盾一至於此此雖在他人言之猶然不可也而況定向乎定向何總風紀之官也身總風紀

不能作士氣而反挫之不能鼓直言而反阻之且其自言不職也又謂其不能正藩臣等而使之不言而臣則以爲欲正藩臣等而使之不言正其不職耳定向負道學之名豈其熟於義理而昧於職掌耶抑有所爲耶將年衰志昏不自知其言之悖也臣職在諫垣見定向意欲阻塞言路中心奮發彼以狂言規正定向之失惟願皇上幸無惑志於老耄之言無致疑於直諫之士使臺省得盡言皇上有公聽則上下之情流通無間庶官邪知儆而治益光矣

言路漸淸始進當愼疏

陳登雲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十月

臣惟我

朝言路專屬之科道兩衙門秩級雖卑責任實鉅故言路多剛直之士則公論如日月之明言路多柔佞之夫則公論如日月之晦興亡理亂恒必由之間常評論近世言官壬午以前怵於威而摧剛爲柔壬午以後昵於情而化直爲佞就中豈無剛直君子而竽瑟不投柄鑿不入或以病免或以罪斥或以外補或以內察二十年來言官以剛直轉京堂者

百一二耳乃背公植黨搖尾乞憐如公論所誅七豺八狗言官顧居其半焉夫言路何等清要臺諫何等清華而令人辱之至此尚安望明目張膽爲國家鋤大姦殲巨蠹乎茲幸朝政清明鷹犬之儔摘發幾盡廓清言路誠可謂千載一時也第與其斥之於誤用之後爲言路遺羞孰若愼之於始進之時爲言路增重方今推官知縣徵召而候考選者多已見朝臣念職事相關輒以瞽臆具奏用爲部院考選之助焉夫行取科道惟擇才賢原不論資格也若必謂歲貢爲

不可少而甲科之賢者反在所遺矣亦不拘地方也若必謂選方僻域不可少而畿輔大省之賢者反在所遺矣各官之薦章雖可據安知薦剡所由來者盡出於公道而不靠牆壁乎故薦數多寡當核其實也張東暘條議雖可行安知徵書所蒐羅者盡稱爲國士而無庸衆人乎故衙門內外當量其才也自李春開以前如壬午如戊子推官爲行取首者皆首列吏垣皆首掛吏議豈知縣中之才品無有出於推官之右者乎故行取之序不必拘也言官以言爲職也必

練習朝章通達世務而後列於臺諫章奏始有可觀自今部院審考之時如法彌封從公校閱儻有辭理不暢識見不足者無輕授以科道而後言官可得其得人故章疏之試不可略也臣猶記癸未之秋疏上次日而臣始知拜御史矣乃今則過堂甫畢試卷未納而某爲科某爲道皆已先傳皆已預報恬然不以爲異故關防之法所當嚴也己丑選科者半由賄囑今萬萬無敢行賄雖有賄將安用之然座主薦主同鄉同年假公典而售私囑者不可不察也至於采佞

者徇情而有譽剛直者任怨而招尤柔佞者赫著聲華而議不能免於去後剛直者澤流蔀屋而名不能動於縉紳持衡者於此平之懸鑑者於此照之君子小人十得八九蓋未有柔佞於外官而能剛直於言路亦未有爲名推官名知縣而不能名爲御史名諫官者也 臣故以爲科道之品格當事者急宜辨之於早而不可以柔佞先剛直也 臣又聞宋司馬光有曰臺諫天下第一等官須擇不愛富貴重惜名節曉知治體者而後主德有裨朝政多賴旨哉此語誠選擇

臺諫之要訣歟夫始進既慎臺諫必無匪人而職掌不明新進者何所適從焉蓋科臣職掌專封駁而兼糾彈臺臣職掌專糾彈而兼申理今申理者糾彈者參駁者從來不廢而科臣於科塲一事參駁獨多若封還詔書自是諫垣故事近因部臣反汗何科臣不爲職掌一執奏耶臺臣兩上彈章俱久留中不下夫臺臣之言合公論則當行其言背公論則當懲其妄奈何漫無可否使人莫測其端倪耶 臣故曰職掌當明夫職掌既明臺諫必鮮尸位而陞遷不訛將來者

何所鼓勸焉蓋御史試職理刑仍考實授不堪者另改別衙門　祖宗愼重御史一官比科臣尤爲喫緊今惟科臣之遷轉稍速科臣之體貌稍隆而世情遂有所軒輊矣夫體貌誠難驟改然計俸遷轉獨不可與科臣同日論乎先朝薛瑄韓文爲臺諫數年始陞僉事今一朝爲科道夕而外補僉事卽有公論不容贓私狼籍者亦槩補方面不幾於以方面爲汚垢之藪乎　臣故曰陞遷當議也如附炎熱而甘諂媚望風旨而肆攻排擬拾唾遺使人厭棄條陳鄙瑣資人笑談

若前人所識尋龍打虎洗馬雞鵝之類必將遺臭萬
年而孝子慈孫不能改矣是故毋違事亦毋尋事毋
畏人亦毋凌人內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氣庶幾
哉眞諫官眞御史或不徒樹僻於古人而得躬逢於
今日乎 臣 幸見言路之清又欲亟見言官得人之効
故不避怨謗而以贅臆上聞伏乞勅下部院酌議施
行將見言路無柔佞之姦公論無壅塞之日蔡藿不
採衆孽不生長治久安之業保之於萬萬世矣

愼用臺省之臣以重言路疏

鍾羽正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惟治道之樞機係言路之通塞　皇上近以臺省缺人亟求選補內而中行之彥文苑之英旣先授職發憤攄忠日見之矣郡邑良吏自四方而集闕下者又三十餘人將選擇而用也始進不愼終奚賴之臣請效一得焉古稱仗節死義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然方直之士骨鯁難合邪佞之人輭美易嗜剛言苦語寧惟朝宁即上官憎之毋寧上官即同列嫉之矣

抑不知國家設臺諫欲其正言不諱乎欲其阿諛求容乎苟以阿容則庸人妾婦可爲之何用選也必欲正言不諱奈何惡直哉古工瞽得言今專官乃不言專官者不言乃使別衙門憤而言正流塞旁隙潰於是被阿諛之名受彈劾之辱實自取之何足異也臣以爲今次考選必詳查歷年考語忝之縉紳公論要以心實質朴行事端方者爲右補之舁道斂捷華麗者以別衙門處之鼓之使言妳阻之使不言而他人憤衙言貽之羞也此材品之當議者也前年之選轉

後來之觀望係焉雖忠臣不爲爵祿勸然勵世磨鈍
實藉於此近年以來臣衙門何其雜也有掌印之內
外陞有功勞超閏之陞有年例之陞其初不爲無意
然久而趨避因之內外正緣俸次陞則因有俸次而
僥倖者矣資深則有閏陞則有假閏陞而僥倖者矣
吏科而必內陞則有覬內陞而僥倖者矣考察差用
而以功勞陞則有假功勞而僥倖者矣至於年例尤
多可議公而出者十七私而出者十三如萬自約輩
至今公論未平也使夫後來觀而法之意見不定而

趨避之是不啓妄心乎近者吏部欲破錮習而不知
者尚有悠悠之議則請自　始吏科不必內陞內外
不必拘俸考察差用皆職所當爲不必叙功叙勞
深不必超閏年例不必陰示摧折凡有陞遷皆以章
疏之是非公論之賢不肖定之前者無僥倖庶後者
有所觀法此趨向之當議者也御史先試職而後考
實授非制乎考而刑名未練則再考之屢考而不諳
則改之如荆光裕易以巽輩可舉也乃近者雖考而
槪從寬假以市德即四十八人而無[illegible]無

復改之別衙門者是廢法媚下也至於議差近而美者趨遠而惡者避數年以來喧然未已作俑者可恨已夫御史臺法司也考而廢法又焉用法差而行私何所不私如是而風憲不稍損乎 臣 請嚴實授之考公註差之例使新進者習刑名之實而杜規避之念此臺規之當議者也古今取士皆用身言科道取儀容聲音之善非可臆度影響也必親見親聞之行取各官部有考都察院河南道有見而 臣 衙門諮訪同也會議同也乃足跡不至何以說焉 臣 憶昔年諮訪

蓋有指少爲老指聰明爲盲聵者此不親見聞之弊也夫使吏科而無與則不當訪之必訪也柰何靳一見耶臣近遇河南道舉諸臣儀容聲音歷歷在前而臣茫然莫曉始覺缺此舉矣請得照臺中之例見朝後詣科一見似不爲多事也此閒見之當眞者也臣所言數端雖極瑣瑣無一語令人喜者然臣立意任怨不任德嗜退不嗜進也已銘之心矣伏乞勑下部院速行議覆言路幸甚臣愚幸甚

專職掌廣言路以防阻塞以杜專擅疏

史孟麟 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

臣惟國家張官置吏以為民極獨有官守言責二者而已官守佐天子以理天下而其職欲專不專則散且亂亂則竊弄者得而收其柄言責佐天子以正天下而其路欲廣不廣則隘且私私則僥倖者得而逃其奸臣自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臺諫承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識者傷之久矣頼皇上易置輔臣嘉與天下更始於是事權歸六部公

論聽科道舉朝欣欣各思自勵或亦易亂而治之幾也迺者以建言非人嚴旨切責因謂近來士習好言皆因以言獲罪者往往驟致通顯今後還要辨別其僞較量人品稽查職業無徒取其空言以啓僥倖信斯言也必朝廷無過動大臣無過舉而後可不然其沮塞言路之階乎又輔臣建議欲各部會議會推着九卿科道掌印官類奏以杜專擅信斯言也必宮府皆正人盈庭皆君子而後可不然其收攬威權之地乎在輔臣或以一時意見之誤而勢之所趨有不至

收攬阻塞不止者臣請爲　皇上終言之淺　太祖
罷中書省而設六部以分庶務恐其專也而官各有
職職各有掌不相侵奪不相干越則又惟恐其不專
蓋以一事而任一官則專非爲害即以一官而敗一
事亦罪有所歸斯　祖宗分職之意也今一則曰各
衙門各書所見一則曰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
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
於禁密道旁築舍三年不成即有誤者誰執其咎聽
自上裁旨由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內托上意外

誘廷言又誰執其咎又設有馮保張居正者實緣爲
奸受意外廷小人趨承符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情
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且會推發單之說前
者已行以勢不可而止奈何於今而復欲行之乎臣
竊謂職掌自各部專之則非以爲專擅而不專則必
有專之者乃所以資專擅故曰須奏取裁之議不可
爲法也是收攬威權之漸也我朝設六科司言十二
道司察而又令科道官得以風聞言事專其言也至
於百工技藝之人亦得直至御前奏事而又未嘗禁

人之言蓋其人是而其言亦是固裨益於朝廷苟其言是而其人即非亦何傷於國體斯　祖宗求言之意也今一則曰觀望成風一則曰空言僥倖則是以一人之非而欲盡廢其言以一人之言之非而欲併廢直言之人借如大臣奪情一時五諫臣七翰林之疏俱非臺諫其謂之職業耶空言耶非耶奪情抗疏諸臣致身卿相豈曰無人而鄒元標伏在下僚同於禁錮其謂之過顯耶非耶抑量其人品耶即今經畧大臣借任事以逃公論人知其非而御史郭實竟以

直言見謫其果眞耶僞耶抑非其職業耶且禁止建
言積非一日人心痛恨莫切於斯奈何此時復以一
言者非人而遂欲效之乎 臣竊謂言官有意辨之則
害貽於君子卽不辨之而天下自有辨之者倖必不
及於小人故曰觀望僥倖之言不可爲訓也是阻塞
言路之階也語曰毋爲禍始毋爲亂階又曰不見其
形願察其影昔仁宗命夏原吉擬旨原吉輒擬其部
知道或以問原吉答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
付之兵部定其可否而後取自上裁則事有所分權

不下移噫此大臣欲專職掌之遺意乎英廟朝曾吉祥擅權有投書指斥時事吉祥請榜購告捕者官三品大學士岳正呂原諫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下妖言令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爲戒事遂止此閣臣欲廣言路之遺意乎而孟子之稱樂正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故一巳之善其善小能容天下之善其善大倘 臣言可采亦輔臣優於天下之資也且輔臣亦嘗建言矣嘗欲以政事歸各部矣必懷原吉之慮存岳呂之心 臣 之言

期於共成其是而已非與之論是非爭可否也伏惟

聖明垂察焉

言官論人會議非體乞停免以重言路疏

嚴一鵬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

臣竊惟臺省之職主於彈劾姦貪不言則爲溺職吏部之職主於評隲流品一公自足服人故上而宰輔次而卿二又次而諸司但有貪污不法者御史例得風聞論列吏部例得從公議覆在御史固不得作好作惡在吏部亦不得任受怨受德言者何心覆者何心總之相濟相成期以進賢退不肖而共淸仕路耳頃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趙文炳題爲直彈銓司贓

吏於以澄清天下事論劾吏部文選司郎中蔣時馨
隨該本部覆奏　聖旨這所奏着九卿科道官從公
評議來說欽此夫文炳之論時馨事之有無自有公
論臣想孫尚書之請官評議不過以嫌涉堂屬似難
議處固欲籍公評以昭公道耳惟是國家二百年來
論人者不止一文炳被論者不獨一時馨從來未有
會官評議之例今以從來之所未有者創然一旦行
之在今日則爲巳事在後日援之則曰成規後日援
今日爲例後人援前人爲例臣等恐自此而後臺省

諸臣凡有上一疏論一人者動會多官紛如聚訟國
家不從此多事乎 臣等又惟會議之舉此必朝廷之
大典制大關係而後可今一御史論一郎中是何大
故況今尚書孫丕揚明如朗鑑公若平衡是文炳亦
稱之爲社稷臣者以至公至明之心合公是公非之
論斟酌議覆於二臣自有攸當中外臣工自翕然亮
而信之又何俟於多官之會議爲也 臣等之所以乞
罷評議者非爲文炳非爲時馨誠恐輕廟堂之舉動
分銓部之職掌傷言官之體統故耳伏乞 皇上勅

下該部從公議覆罷北談議則餘臣之心迹自明亦

有以作諫臣敢言之氣矣

述賜考選以開言路疏

馮琦吏部侍郎　萬曆二十六年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某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　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尚未能有所感動況於疏遠下吏羈旅孤臣即有情苦安能自達於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其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

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惟是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
奉徵書來集闕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既不得即列
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
如此其置之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
榮官不得人之用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官次宿王
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
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
隳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為典制惜者也
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

徵已而報罷當時尚謂以眾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

罷恐爲有識所竊況此徵召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

召之也似欲用之而不報也似欲置之冗本有名置

之何罪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於忽毀忽

譽之日而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

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仍冷以前博選精擇之

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讜之意總屬空談此臣等所爲

政體惜者也外臣舉選無如行取悉惟上藉忠規亦

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天下國如登坊生之塵及其

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諭官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有捉襟累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好官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及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此徵召是使平常借日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爲部院採訪何用略無風勸人誰信焉此臣等所爲吏治惜者也天下之人材惟上所養獎進則長抑退則消世既須才才必資氣士氣振則才識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木

向來春葵藿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摧殘氣既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守彼三緘影銷松栢之鳥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者亦不敢爲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唯諾委靡退沮必自今始此臣等所爲人才惜者也四者於時於勢萬萬不可再緩而臣等占念爲國赤心更在聖德聖度而前所稱四者猶其餘耳緣諸臣待命既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或

謂因朝有缺失不欲臣下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令名誰不欲結知君父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施或抱忠悃不忍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即在前人尚有可諒況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罹受抳恥李代桃僵譬如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既過浪痕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罪治亂之迹具在前史不論衮職缺與不缺但論言路闢與不闢本無缺政彼有妄言彼既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爲

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賊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爲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頓恐長鳴而先禁其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鳴佩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罪在諸臣考選不精罪在 臣等至於早發明音惟望斷自宸衷則聖德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與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

諸臣見臣等於公署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鬱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得盡其職既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若此惟聖明留神少加察焉

時政困阨已深國體隳壞已久一脉言路尚係

九鼎乞省言採用疏

唐之夔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

臣言官也三越月而不言非天下無事言不盡事也昨閱邸報見文書官口傳　聖諭累數十餘言中有怪及科道挾私滅公牽引瀆奏者欲出旨處分續能轉圜　臣不勝信服謂　聖明度量畀超世主萬萬矣抑深討之此待言官則得於天下事槩未受益所謂容言非用言也大舜隱惡揚善非用中於民何以見

之令、皇上神明天縱作用出人意表昨 聖諭一
節臣竊不取焉 皇上則遂處矣輔臣則卧病矣文
書官口傳多語寧必中無一字之訛稱黜陟足貽禍
非小 皇上之防範此漸不可長也臣觀留都之事
與言未必無因畀挾私滅公言官誠可惡也而以彼
此揭奏故抑言官之氣必非 皇上本心輔臣引故
其詞多婉臣請槩以天下利害直言無隱惟 皇上
試思之自古有十餘年不視朝者乎有十餘年不朝
天下有不亂者乎數歲之前天下猶覺紀綱今十壞

八九矣特畏此互言濤議耳 皇上曰科道煩言臣切痛今日之科道尚屬不言之䰟 皇上天挺神明幽隱必照試觀今日時事何如奈何言者之罕且訥也司用人者疏屢上而不下致人材日壅而日消司國計者疏屢上而不下致倉庾已空而日急司兵事者權久廢而無統致兵甲日衰而日微此至虛極弊亂亡之症候也此言官之不能言內外大僚幾成空署間有一二中存泄泄絕無憂國之腸任事之力者醲貌既衰而不去衆議日被而强顏致令言官屈指

曙星不堪計過而溺職巳多矣此又言官之不恐言
上焉者逆鱗示矯以難攖在下者匑㞭深藏以俟報
小臣稍自振拔禍害隨之又言官之不敢言大事既
遂於苟且成謀頑杜其是非後效可圖或當徐聽又
言官之不必言城社之奸殺世官而不問蠱欽命而
不問操兵柄而不問咒酋血而不問橫行恣語忌鼠
之難投也又言官言之而徒言府政既巳久沍國體
既巳自壞當此之時　皇上之自爲社稷生民計即
如禹之拜如舜之用猶恐無得乎忠讜無救於時艱

况欲以威加而勉強容覆又付之不省則直言正論命曰不測之長途自非忠義素懷誰能可已而不已者乎故藏汚納瑕　聖上之開言路也省言採用尤聖主之所以作忠諫而保國家也夫天下之大奸大變每乘衅而發兼之紀綱旣弛宸居又默然深處今日時勢禍患有難盡言者　皇上何不省焉大臣之言婉言官之言直婉者當思直者當行以　皇上神明天縱何難辨此正天下所以陰攝不敢動者也恐久不見日月之照久不聞風雷之行人心習玩大亂

斯作後悔其何及哉今時政如此國體如此惟是人心直道維天下於不傾而輙付之貿貿不辨是非邪正罔辨豈非大可哀乎為今之計求以挽回世事永固金甌惟在　皇上與輔臣共維之不必防民之口也平心以觀何言不可採和心以處何事不可行虛心以受何言之而反得罪天下不足治矣臣粤西賤士恥為黨援感專直陳非有他也伏惟　皇上裁察天下國家幸甚

時禁疑於防口人情愈加阨塞懇乞聖明亟通

章疏以存清議疏

翁憲祥 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

臣惟國家所不容泄者軍機而所不容没者清議當秘密而漏言與當昭示而壅閉皆非也近該川省用兵一節閣臣省臣有疏頗關中國情形科臣王元翰觸事陳言請禁發抄即已奉旨嚴禁靡不凜凜矣但科臣所言惟在軍國之機而明旨所禁并及未奉俞旨一切章奏夫臣子建白既未奉旨總屬空言謂欲

僅託抄傳聊自塞責非臣誼也顧諸臣之言可以告
君父卽可以與人知雖不敢有意表暴亦不能有心
自秘況今天下事如狂瀾而彌縫救正止憑章疏一
脉諸臣不避煩聒固望採納施行卽使精誠未感竟
從停閣而尚存一種議論於天地之間則或於時弊
默有所挽回人心稍有所警惕亦所藉以報　聖明
也假令不論所言當否關係重輕一槩壅閉使中外
臣工皆如聾瞶不復知廟堂之上清議何如成何光
景且諸臣遭遇　聖主思效芹曝若不能實見施行

又不能空言維世則有意氣消阻自甘結舌而已何
苦犯諱觸忌一昌言於　皇上之前乎言路阻塞諫
佞從風世道江河安所底止　皇上天縱英明寧不
見及此也臣待罪該科竊見旬日以來長安輿論遂
有妄相猜度謂邇來禁例迹涉防口不勝抑欝者夫
聖度汪洋何不茹納　聖政光明何所掩護以臣愚
見惟願　皇上不第責臣下之擅抄以禁其流而先
須速於批發以清其源蓋自來章疏鮮有不得旨者
縱諸臣所言未能悉當　聖心而一一下部院自有公

議無庸停格其得旨太難特近年創見不可爲常也邇者各衙門事體不能恪守舊規未易縷數要由上多變局因而多權宜即章疏抄傳一節　皇上倘不於本原之地亟疏壅滯僅僅欲禁其末流恐非所以開言路也故在今日但當導之使言不必禁之勿傳以後除事干軍機者自應秘密外其餘一應章疏宜與天下共見共聞每疏必賜批發敕該部院酌議覆請可否從違悉聽　聖裁於以昭示海內豈不明白正大而猜疑自破傳者不禁自無矣且清議常存

聖德益光忠藎之臣鼓舞思奮將來直言讜論日可
裨益聰聽所資於太平盛治非淺渺也臣一念朴忠
冐昧陳瀆統祈　聖明留神省察

省言莫若通言章疏亟宜批發以開言路疏

呂邦耀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臣近讀聖諭爲軍機之秘密禁章奏之抄傳大小臣工誰不戰慄夫軍國重務原不當輕於流傳臣子條陳亦何必自爲表露有封閉夜因古人敢諫之風禁草避人尤古人謹慎之意凡有入告聖合小心但政令出自朝廷議論歸於士庶衆皆有口不能抑之使緘人各有心亦或億之而中庶人不議根天下有道而來民其允懷從令出惟行之化若夫言路脉絡須

憑章奏敷陳章奏紛披咸待　聖覽悉批發遣因　明
旨愼重章奏未盡允行事體之不當停留者而亦槩
停留既起叢脞之疑人情之共疑寢閣者而異然寢
閣能無猜忖之嫌莫言密勿機關難掩與人指視衆
情惶惑衆議紛呶聚訟盈庭莫知底止善哉乎先臣
陸贄之言也曰　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
美　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反覆斯言
可爲詳盡故機務之不密也在漏之於外政令之不
行也在留之於中　皇上之責臣下者在愼於發抄

臣下之望　皇上者在亟於發票何也發票則與天下共見之亦與天下共酌之可以知某事之修明可以知某事之廢弛可以知某言之為正可以知某言之為邪可以使予不得借之以市恩可以使奪不得因之以賣重可以用賢不至如轉石可以去佞不至如拔山擬旨責之輔臣題覆責之部院糾正責之臺諫奉行責之有司蕩蕩平平堂堂正正恭己而治惟德其刑則南面可以無為人言何須預杜聲色可以不大議論豈至煩多如是而不奏泰隆之理者未之

有也伏乞　聖明採納施行言路幸甚世道幸甚

言路宜通懇乞亟寬時禁以昭大公疏

金士衡 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竊惟言者國家之血脉章疏之傳固血脉之所藉以流行者也善政理者務疏通不務壅蔽至於壅蔽日甚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頃該科臣王元翰疏陳軍國秘密不宜抄傳示弱等事已奉旨嚴禁永為遵守矣但查科臣所言止於軍機一事而恭繹天語諄切亦惟軍國重務為兢兢至諸臣一切章奏原係國家經常之事天下一家臣民一體何嫌何疑而亦秘

之途耳目而重猜疑臣切以爲過矣自　皇上垂拱深宫外庭逈若萬里臣工罕覩天顔所恃以通一線之脉者獨此章疏爾乃邇來章疏批發十無二三寢閣十常八九惟章疏多格而發寄託諸抄傳以流布俾人人周知洞曉無有壅閼庶幾王威震肅公論森嚴舉者知勸刺者知懲消弭奸萌磨礪頑鈍獻諂導諛者莫能文其醜披肝瀝膽者得以關其忠所裨益世道人心良非渺小奈何吐棄之餘復加否塞清議沉淪壅情鬱結是豈社稷之福哉况臣待罪留垣

去京師二千餘里南北迢遥見聞何自即使道路偶傳終非的據未敢陳於至尊之前惟裁之邸報始足準憑兩月以來音信斷絶貿貿昏昏如聾如瞶臣知識短淺而又値此凡時政得失官僚邪正與夫衆論之是非同異曷從糾謫曷從區別折衷審若是也留省在官與無官同曠厥職業食祿有愧又當自劾以待罷斥惟是朝廷設立臺省用寄耳目而輙自塗之將來言路阻塞緘默成風設有指鹿煬灶之奸誰爲皇上摘發焉者不可不長慮也伏乞　聖明留神言

路加意疏通以後章疏除關係軍需者自宜秘密其餘特寬禁例顯示中外以彰蕩平之理將見忠讜日進

聖德益光而國家長治之業端肇於此矣

言官論事有因一槩處分失平疏

史學遷　雲南道御史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

臣於本月初七日早接邸報蒙　聖明慨發考選一疏中外欣欣鼓舞以為復見盛典之舉行也又蒙

皇上降處科臣汪若霖等五人中外又不勝駭愕嘆息以為復為盛典之有累也夫汪沅功黃招尤吳正志黃一騰口舌取禍然於其平無損也因是而一槩處分則過矣因是子臣汪若霖則尤甚矣蓋若霖言官也

言事豈其身預咨訪之事職司可也
事陳言明目張膽以糾射不公不法之人
官者皆俯首縮頸依違隱忍不當復行咨
材之事矣夫有汪元功等之私關因有吳
問有吳正志之詰問因有汪若霖之參疏則若霖之
疏亦自有因也故謂若霖遇事風生則有之謂其無
故而起意于其間臣敢謂其不然謂若霖任事太過
則有之謂其無故而生疑于其中臣敢謂其不然耳
使若霖之言而非也則不宜處分汪元功諸人汝亨以

為八臣失言之戒既巳降處二人矣則若霖之言未
嘗盡非非其罪而猶處之此　臣所未解也亦參汪元
功黃汝亨之汪若霖亦有參吳正志黃一騰之陳治
則參者俱蒙處分而參之者有處有不處則何以服
人之心而稱平乎　臣非求多于治則盖治則誠無罪
而若霖亦何罪同其事而不同其罰亦　臣所未解也
去歲閣臣朱賡疏催考選而　聖旨謂有部寺科
功等相訐不公曾未言及于科臣今歲才
謂因科部寺諸臣相詰之意不審何旨也

罪科臣者何故今之陡加罪于科臣若又則素所側目切齒致怨深怒于若霖者如此舉動亦臣所未解也臣以爲參人而抵自劣者以作人臣敢言之氣间壅而乃畀罰無以解朝廷刑政之平畧于前而詳于後無以塞中外猜疑之徑徒令長安聚訟議論横生大非國家平明之福矣惟皇上察諭事之有因寬若霖之降罰收回成命照舊供職豈不于盛典有光哉臣無任延頸待命之至